

《百年恩仇》揭示两个东亚大国的文明潜质
这是国家利益研究的另一种读本

百年恩仇

两个东亚大国现代化比较的丙子报告

国是论衡

倪健中 主编



国是论衡

百年恩仇：

两个东亚大国现代化比较的丙子报告

(下册)

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 编

主 编：辛向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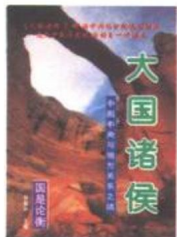
副主编：倪健中 周树兴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是论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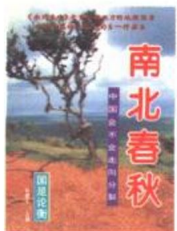
《大国诸侯：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之结》

横穿五千年：一部中国史就是处理中地关系史
走向历史深处：隋唐以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城头变幻大三旗：近代中央地方关系
共和国大写意：中国中央地方关系30年
权限分割图：各国政府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政治的灵魂：中央与三种地方政府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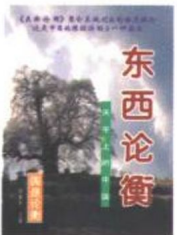
《南北春秋：中国会不会走向分裂》

历史位于地理之后
南北贫富风景线：财富南聚还是马太效应
锣鼓与渔唱：南北生活差异大素描
近代风云激荡：从战争北伐到政治北伐
中共的足音：从南到北的风响
南北发展太极图



《东西论衡：天平上的中国》

中国历史的地缘性：中国人的认识
长河流出历史：中华民族向东行
西高东低：自然是否公平
东强西弱：历史是否公平
昂贵的公平：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东西平衡



《人文中国：中国的南北情貌与人文精神》

千古中国万种民性
西洋大家放谈中国民性
国民异质性研究：
地域、地理、地缘与中国人
文明重心与中国人
儒学地域化与中国人



《大洋季风：两个世界大国的博弈规则》

海洋美国与大陆中国
“新大陆”与“古王国”：中美历史大背景
窑洞里的大洋畅想：毛泽东打算同美国合作
两个大国的创世纪神话：“改变世界的一周”
大国秉性的异同
谁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台湾祸福：梳理大陆与大洋的历史流变》

台湾时空：地理与历史的纹身及共同基础
“为台湾说话”：一个人文地理新读本
干戈玉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之研究
瀚史烟云：丰臣秀吉“梦殒台湾”
台湾还能创造“经济奇迹”吗？
台湾“三国志”，谁是魏蜀吴？



《告别港英：两个世纪之交的两个香港之命运》

世纪之梦：两个世纪之交的两个香港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迟滞性与香港的被割让
一艘商船飘出了新历史
从亚当·斯密的故乡到中国的边远渔村
1997，谁来经理香港
香港为什么不能成为政治城市？！





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

《国是论衡》丛书

主 编：倪健中

副主编：辛向阳 周树兴

编 委：（按姓氏笔划）

向松祚 刘建军 辛向前

李文飞 何悦敏 张 宇

李威海 杨恒达 骆 爽

赵 昕 俞晓秋 高 屹

袁路明 董 明

百年恩仇

第七章

军事角力：
历史的变位重演

殖民性现代化

笔者就读之大学的隔壁，就是当年日本人修建的准备将其国都迁来的“皇宫”，现在是长春地质大学的校址。

“皇宫”坐北朝南，穿过广场，是一条宽阔的马路，马路两边则是依次排列的所谓“八大部”的建筑，现在是白求恩医科大学等单位的所在。

那广场在笔者看来大到几乎可以望天安门广场的项背，据称是亚洲第一大广场。

躺在广场一侧的草地上，望着那宏伟的皇宫建筑，你会产生无限的感慨。那头上的天空险些成了日本的天空，因为，当年日本不是打算将他们的整个国家都搬到东北来吗？

再去看看长春的伪皇宫，那可憎又可恨的宣统皇帝就是在那里“统治”伪满洲国之臣民的。此皇宫比之彼皇宫，实在是有些可怜。人们曾言，看过北京的故宫，便不要看沈阳的故宫，那么，长春的伪皇宫则更看不得了，尤其是宫后的花园，仿佛还不如一个普通大臣的家居。

其实，宣统不过是一个玩偶或傀儡，的确是用不着摆那么大的排场！

► “满铁”——日本推行殖民政策的“东印度公司”

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贯彻实施其对华侵略、扩张政策，巩固、扩大其侵略成果，从1906年起，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置了一系列的侵略机构，主要有“南满铁路股份公司”（简称“满铁”），其侵略活动范围最广，和关东军一起，是侵略东北最主要的工具。“满铁”的成立是为适应当时日本侵华政策的需要。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打败沙皇俄国后，日本夺得了沙俄在中国东北南部地区的“权益”，取代了沙俄的侵华地位；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日本自身的实力，都没有可能独霸东北，其侵略政策还需要有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满铁”就是这种客观形势的产物。这也就决定了“满铁”的性质，不可能是单纯的经济机构，必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就积极策划进一步扩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1906年1月，日本政府设立了“满洲经营委员会”，以日俄战争时的日本满洲军参谋长、战后升任参谋部部长的儿玉源太郎为委员长，专门筹划侵略中国东北的问题。儿玉源太郎是个侵华老手，还在日俄战争进行期间，他就和后来任“满铁”第一任总裁的后藤新平一起，草拟了一个名叫《满洲经营策梗概》的文件，其中确定：“战后经营满洲的要诀，在于表面上经营铁路，暗地里采取多方面措施”，然后“根据这一要诀，应使租界地内之统治机关与铁路之经营机关完全分离；铁路经营机关必须故作除经营铁路之外，与政治、军事毫无相干的姿态”。

“满洲经营委员会”于当年建立了“满洲筹备委员会”，草拟

组建“满铁”的两个文件，其一是关于南满铁路股份公司的《第一四二号敕令》，内容是：设立南满铁路股份公司，经营满洲地区的铁路运输业；政府监督公司之事业，可发布必要之命令；建立公司的一切事务，由政府设置的筹备委员会办理。其二文件是《秘铁第十四号命令书》，规定“满铁”股份公司除经营铁路外，可经营矿业、水运业、电业等附属事业；该公司资本总额为2亿日元，一半由政府出资；该公司的事业计划、事业费、营业收支之预算决算和各种规章，经政府批准；该公司未经政府批准，不得处理重要之权利及财产，并负有义务，按照政府之命令，将其所属铁路、土地及其他物资提供给政府使用。

上述两个文件分别于1906年6月7日和8月1日公布。8月18日，日本政府批准了满铁股份公司章程；11月26日召开成立大会，总公司先设东京，后迁大连。1907年4月1日，“满铁”正式营业。

从“满铁”的筹建过程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兼有经济、政治、文化职能，对中国东北进行多方面侵略的特殊机构；正像“满铁”理事冈松参太郎所说的那样，“满铁”是“假公司之名，行机关之实”，“是代替政府经营南满州”的侵略机关。“满铁”的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也坦率地表述过“满铁”的实质。他说：“当初设立南满铁路股份公司，推举鄙人为总裁，盖出于不把‘满铁’看成是一个营利的铁路事业，而拟使之成为帝国殖民政策或我帝国发展的先锋队，基本旨确实如此。”“经营南满……非以‘满铁’为主体不可的原因，首先在于不论当时的总理大臣以及其他人士，都采纳了我的意见：‘文装的武备’。所谓‘文装的武备’，简言之，就是以文事设施，以备外来的侵略，以便在突发事变时，兼可有武断的行动”。即“以王道之旗，行霸道之术”。后来“满铁”的实际行动，证实了后藤新平所谓“以王道之旗，行霸道之术”的说法。

不过，“满铁”首先是一个经济侵略机构，它对中国的侵略虽无孔不入，涉及到各个领域，但始终是以经济侵略为主的。从其成立到“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对东北的经济侵略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

(1) 经营铁路港湾，垄断交通运输。“满铁”经营的铁路主要有：大连至长春、奉天至安东等线路。铁路运输业是“满铁”的重要事业。至1931年为止，“满铁”对铁路的直接投资累计为2亿7869万日元，占其全部直接投资的36.8%，居各项投资之首位。从铁路营业中所得的利润在“满铁”的利润总额中经营是占绝大部分。除经营铁路外，“满铁”还修筑了大连、旅顺、营口、安东等港湾、码头设施，控制和垄断了南满的交通和进出口贸易。此外，“满铁”还利用各种机会，夺取在中国东北修建新铁路的权利，如1913年7月5日通过日本政府与袁世凯签订的《借款修筑铁路预约办法大纲》，即所谓的“满蒙五路”换文；1918年6月同段祺瑞政府签订的《中日吉会铁路预备合同》；同年9月签署的“满蒙四铁路”换文等。

(2) 霸占矿山，夺取资源。“满铁”根据日本政府的命令，除了经营铁路港湾外，还经营其他的“附属事业”，其中主要有煤、铁、石油等矿业。1909年，“满铁”夺得了开采抚顺等大型煤矿的权利，1915年乘迫使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协约》之机，夺得了开采鞍山铁矿的权利；并于1916年在鞍山设立了“中日合力振兴铁矿公司”。从这些矿山里，“满铁”夺得了大量的煤、铁和石油资源。

(3) 打入农工商等其他经济部门。“满铁”除直接经营铁路、航运、港口等业务外，还打着“产业开发”的幌子，采取组织“参与公司”等间接经营的方式，打入东北的各个经济领域。如通过1909年设立的“清和公司”，打入了煤炭经销、木材采伐、油粮交易等经济部门。1927年以后，又设立了“日本精蜡”、“复州

矿业”、“日满仓库”、“大连农事”等“参与公司”。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为止，这种由“满铁”全部或部分控制的“参与公司”达57家，涉及到的经济领域十分广泛。这表明“满铁”经济侵略程度之深。

“满铁”作为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综合性侵略的特殊机构，除了进行经济侵略活动外，还广泛地进行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侵略活动。这方面的突出事例，是对“铁路附属地”的殖民地经营。所谓“铁路附属地”，是指被日本帝国主义霸占的南满铁路沿线附近的土地，面积共达482.9平方公里。在这些地区里，除铁路用地外，还有大量的农田、矿区和市街地。这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地区。这里的一切，均由日本帝国主义派驻中国的有关机构分别掌管；如由关东厅掌管附属地的警察，关东军掌管军事，驻各地的领事掌管司法和外交，而由满铁掌管一般的行政事宜，实行殖民地式的政治。根据1906年日本政府发布的三大臣《秘铁第十四号命令书》，“满铁”在铁路附属地建立了土木、教育、卫生等方面的设施，并“对居民征收手续费，及分赋其他必要费用。”“满铁”总公司所在地大连，设有专管附属地事务的地方部，在各地则设地方事务所。这与殖民机构完全一样。

总之，“满铁”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最主要的工具之一。在长期的侵华活动中，“满铁”从小到大，不断膨胀；1931年时已成为一个拥有4亿4000万日元资本，1100公里铁路，34800名职工的庞大机构。

►日本对东北的所谓“经济开发”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所谓“经济开发”始于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有些日本学者认为：是日本开发了中国东北，使东北从落后地区一跃列入文明地区。但事实上，日本对中国东北的

所谓“经济开发”目的在于掠夺中国东北的资源和财富。

日本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明治维新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狭小的国内市场、贫乏的资源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开拓国外市场，为了实现日本的侵略梦想，于1905年在东北站稳脚跟，开始了对东北地区的“开发”。日俄战争后，为了掠夺东北的资源和财富，日本首先集中控制和“开发”了东北的铁路事业。从1905年到1931年间，日本利用其国策公司“满铁”控制了东北近20条铁路线。日本利用这些铁路，对东北资源进行了大肆掠夺，1907年到1927年“满铁”货运量增加了13.5倍，利润增加了18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通过利用“满铁”和伪满签订关于满洲国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的“委托经营契约”，全面霸占了东北的铁路及水陆空交通的管理权、经营权和修建权，建设铁路、公路，修建港口、码头、机场等设施 and 工程。但“事实上，几根资本主义干线已经用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与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了，已经把这种事业变成压迫附属国（殖民地、半殖民地）里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十亿民众和‘文明’国里资本的雇用奴隶的工具。”日本在东北攫取路权，开发铁路、公路、水路、空路就是为了便于掠夺东北的资源，奴役东北人民，此外，日本还在东北占领大批矿产，开办众多工厂、企业和公司对东北的资源、财富进行着掠夺。首先，日本在东北强占大批矿产资源对其进行了掠夺。日俄战争后日本即对侵占的抚顺、烟台、本溪湖煤矿及南满地区的许多中小煤矿进行了掠夺。接着1915年又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中日南满九矿山换文》，侵占了鞍山铁矿、本溪湖田师沟牛心台煤矿、吉林缸窑煤矿、和龙煤矿、桦甸加波沟金矿等九矿。这些矿山生产的煤铁资源，除一部分供东北消费外，绝大部分运往日本。“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全东北，加紧了对于东北矿产的掠夺。1932年9月，日本同伪满签订《关于国防

上需要的矿业协定》夺取东北及内蒙的 38 处重要地方矿产，并设立包括“满铁”在内的“满业”、“满洲煤矿”、“昭和制钢所”、“本溪湖煤铁”、“满洲矿山”、“东边道开发”、“吉林人造石油”、“密山煤矿”等大批特殊公司，对东北矿产资源进行了大肆掠夺。其次，设厂、办公司掠夺东北的农牧水产品。日俄战争后，日本即开始在大连关东州设厂；到 1915 年关东州内各种工厂已达 247 家；到 1923 年，日本在东北的工厂已增加到 637 家。这些工厂主要经营农牧水产品加工工业和轻工业，利用日本资金技术优势排挤东北民族资本，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掠夺和聚敛大批财富。此外，日本还设立“南满制糖”、“满蒙毛织”、“满蒙纤维”等公司控制和掠夺了东北的糖、羊毛、棉麻等农牧产品。再次，日本还大肆掠夺东北的森林资源。从日俄战争后，通过《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夺取鸭绿江右岸的中国森林采伐权开始到 1924 年，日本通过各种手段攫取东北森林资源，在东北成立了日本实际控制的大小林业和木材公司 20 余个，这些公司生产的木制品除了部分运往中国内地和用于本地需要外，大批运往日本或出口。第四，大肆掠夺东北的土地资源。日俄战争后，日本夺得了旅顺、大连租借地和“满铁”附属地。1915 年日本又通过迫使中国政府签订《关于南满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攫取了这一地区的地土“商租权”、“农业合办权”，为日后掠夺土地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土地掠夺方面“满铁”、“东拓”、“东亚劝业”等都可谓是大户。1907 年满铁成立时，附属地仅 149.7 平方公里，但到 1931 年经其长期蚕食、兼并、强占、盗买，附属地增加到 482.9 平方公里。此外“满铁”还占有林地、农业设施、农场等。“东拓”自 1917 年秋进入东北以来截止到 1922 年度，在东北掠夺了 133.82 万亩土地。“东北劝业”自 1921 年成立以来到 1931 年，在东北掠夺了 1307.2 平方公里。除了上述资源和土地外，以黄豆为主的东北特产也是日本掠夺的主要对象。20 世纪初，东北的大豆产量约 3000 余万

担，占当时世界产量的 50%。日本国内需求量为 700 万担，日本自给 400 万担，其余 300 万担全部自东北输入。日本每年从国外进口 1.5 亿日元的农肥，其绝大部分是来自东北的豆饼。

在金融方面，日本也加紧对东北渗透和控制，直接掠夺东北人民的财富。日本正金银行、朝鲜银行、中央银行等在东北的银行本店仅 1 家、支店 7 家，但到 1914 年本店增加到 12 家，支店增加到 22 家，至 1922 年又发展到本店 55 家，支店 55 家。此外，还有所谓中日合办银行 10 家。其网络遍布东北大小城市。日本在东北的银行的实缴资本已超过了中国官银票号、银行和钱庄。日本利用这些银行发行钞票、金银券及各种有价证券，垄断汇兑，操纵汇率，直接掠夺东北人民的财富。不仅如此，在“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关东军用武力赤裸裸地掠夺了中国东北的金融机构，此后，又操纵伪满通过《满洲中央银行法》及《组织法》拼凑和控制伪满中央银行，实际控制东北金融，并打着“币制改革”的幌子大肆掠夺东北人民的财富。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经济开发”是伴随着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东北领土、主权的践踏和资源的掠夺与搜刮而进行的。如果抛开侵略和掠夺就无以谈起所谓的“开发”。如果说侵略的目的是“开发”，那么“开发”的目的就是掠夺。侵略——“开发”——掠夺是相互不能割裂的因果链条。此外值得指出的是，日本对东北的“经济开发”还有其更险恶的政治目的，那就是努力一步步地造成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南满乃至整个东北是日本人“开发”的，是日本人经营起来的，日本与东北有着“重大利益关系”。这个“既成事实”一旦造成，对东北的归属问题日本就可以据以力争，最终达到吞并东北、把东北纳入日本版图的目的。另外，还值得指出的是，日本对东北的“经济开发”是以东北民族工业的没落和中国劳工的血与生命为代价的。中国人民为日本在东北的“经济开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遍布东北各地煤矿、电

站周围的“万人坑”即是最好的证明。马克思早在论及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就为我们作出了明确的回答。马克思说：“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马克思接着指出：“如果你想在幅员广大的国家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在这个国家里把铁路交通日常急需的各种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这样一来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里应用机器。”日本在东北的所谓“开发”也无非是这样的结果。日本的“经济开发”带有很强的军事目的性，使“开发”更加重了野蛮性和残酷性。

► 满洲——“日本人的第二故乡”，日本对东北地区的强制移民

日本对中国的移民侵略思想由来已久，1890年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公布他的《外交政策论》、《军事意见书》，力主把朝鲜、满洲地区并入日本。但把满洲如何变为日本的“延长线”，日本殖民专家矢内原忠雄，对殖民地的概念有这样的论述：“从语义上看，殖民地应含如下三种要素：第一是本国移民；第二是由移民开垦未利用土地；第三是政治上从属宗主国。”由此论述中可看出刚刚跨入帝国主义行列的日本，虽在20世纪初就获得进入南满机会，但把满洲变为政治上从属宗主国，实力不够强大，无法实现。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向满洲移民，这既可避免在满洲引起国际摩擦，又可开垦满洲，逐步把满洲同化在大和民族的统治之下。对此殖民统治老手在满洲移民问题上有许多“高见”，儿玉源太郎说：“战争不可能常胜不败，永久的胜利是与人口的增减相关联的。”“让更多的日本人定居中国东北，那么这个地区自然而然会成为日本的强大势力范围。”大力提倡“满洲移民”的必要性，看到移民将会给日本带来极大好处。就这一点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看得更清

楚，他在其就职书中说：“经营满蒙的诀窍，在于实现满洲移民集中主义”，“我们在满洲应占有以主制客、以逸待劳的地位”，如此则必须“第一经营铁路，第二开发煤矿，第三移民，第四畜牧，其中以移民为最。”又说：“以经营铁路为基础，不出十年，则将有五十万国民移民满洲，俄国虽强，也不敢轻易与我挑起战端。和战缓急的大权，居然掌握于我手中。”还有一批御用学者，如德富苏峰等认为：“以枪炮夺取的土地，还能以枪炮被夺回。但是如果移民以锹镐开拓土地，要比以枪炮镇压，相对牢靠得多”，“与军事占领可得到相同的效果”。这些军国主义分子的论调，反映出日本移民侵略的实质。

日本的移民政策及实施，给中国东北地区及东北人民的影响是灾难深重的。

首先，大规模掠夺土地，加速了东北殖民地化。

中国东北农民约占整个东北居民的85%左右，而且还有辽阔黑土地，这早已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与掠夺的主要内容，夺取与霸占大量土地，进行移民侵略，加速东北殖民化，加深了东北民族危机。

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土地，以移民形式进行掠夺，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已经开始了，但当时占有土地是很少，在1936年“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一出笼，对东北土地掠夺近于疯狂的程度，计划规定，日本移民将占用中国土地1000万町步，而伪满应准备2650万公顷的土地。如果这一庞大计划得以实现，那么东北的全部耕地和广大荒地将被剥夺殆尽，东北将完全变为日本的国土。

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它的庞大计划，不择手段运用各种卑鄙方式从中国人手中掠取土地，其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日本殖民者逼迫伪傀儡政府开展地籍整理，它的目的一是在于摸清东北的土地资源，从而制定相应的农业掠夺政策。二是借机霸占

旧有的官地、公地和荒地，为移民侵略创造条件。地籍的整理，加速了东北土地关系的殖民地化。

其次，榨取农民血汗，压制东北农业经济发展。东北是中国著名粮谷产地，虽然近代饱受地主欺压，农业经济发展缓慢，但在30年代前，中国农村经济有一定发展，这时日本虽然早已开始了移民侵略，但人数较少，尚未对当地农业经济构成威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向东北大量移民，移民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是世界其它国家无法比拟的。大批移民侵入，使日本侵略者更肆无忌惮地疯狂掠夺土地，榨取农民血汗，严重阻碍东北农业生产发展。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掠夺东北土地和粮食，成立了“满洲开拓股份有限公司”，他们把魔爪伸向东北农村，对广大农民进行了疯狂的、残酷的剥削和压榨，把肥沃田地上的农民迁移到边境或荒地去开发成熟地，荒地变成良田后，农民让出良田再去开垦贫瘠地，对农民剥削和压榨已到了极点。

最后，通过移民进行文化侵略，企图使东北完全置于日本统治之下。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剥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还剥夺东北人民受教育权利。日本侵略者四处宣扬“种族优劣论”，说什么“从满洲国来说，日本仍是纯粹的满洲人，可在满洲国人里，日本人依靠着自己的意志和希望，成为负责建立这个国家的中心人物”。认为治理中国最好办法，是推行日本当家作主的“异民族统治”。

这种“异民族统治”，需要培养一个愚昧的民族，当时中国东北儿童的失学率达70%。而日本移民受教育程度要比国内还要多，在开拓团各个村落，够10个学生就可以设立学校，个别还有两个学生设立一所学校，日本侵略者在移民中大办教育，旨在培养具有殖民思想和一定文化知识的人，对东北人民进行更残酷的掠夺和压迫，为此，日本军阀梅津美治郎谈及“在满日本人教育目的时说，它‘培养’‘至诚至忠’的‘皇国国民’，从而充当满